

美術叢書

初集第二輯一冊

✓

初集第二輯

美術叢書

神州國光社刊

辛亥孟春初刊戊辰十月復印

民國廿五年夏三版重訂續完



陸集第一輯

376507

昭和13.8.26

美術叢書書初集第二輯目錄

初月樓論書隨筆

吳德旋

雨窗漫筆

王原祁

麓臺題畫藁

王原祁

東莊論畫

王昱

裝潢志

周嘉胄

端溪硯坑記

李兆洛

玉紀

陳性

玉紀補

劉心珩

金粟詞話

彭孫遹

製曲枝語

黃周星

前塵夢影錄

徐心康

...

...

...

...

...

...

...

...

...

...

...

...

...

...

美齋書齋詩集卷二詩目錄

初月樓論書隨筆

宜興吳德旋仲倫

十年前見楊少師書了不知其佳處何在近習步虛詞數十過乃知後來蘇黃米董諸公無不髣髴其意度者黃涪翁比之散僧入聖可稱妙喻然涪翁又云今人見楊少師書口是而腹非也在宋已然何況今日然余既已深知而篤好之即以此當出世法矣

山谷論書於晉人後推顏魯公楊少師謂可彷彿大令此言非也魯公書結字用河南法而加以縱逸固是大令筆少師筆意直接右軍而不畱一迹董華亭謂其古淡非唐人所及可稱篤論

董華亭云今人眼目爲吳興所遮障蓋勝國時萬歷以前書家如祝希哲文

徵仲之徒皆是吳興入室弟子徵仲晚年學山谷便一步不敢移動正苦被吳興籠罩耳希哲狂草雖云出自伯高藏真而略無遠韻但可驚諸凡夫華亭出而明之書法一變矣

永興書渾厚北海則以頓挫見長雖本原同出大令而門戶迥別趙集賢欲以永興筆書北海體遂致兩失集賢臨智永千文乃是當行可十得六七矣本朝書家姜湛園最爲娟秀近時劉諸城醇厚有六朝人遺意但未縱逸耳香泉天瓶當時並負盛名而凡骨未換較之明季孫文介倪文正諸公不逮遠矣

余友錢魯斯以書名海內四十餘年初學董香光繼學李北海後乃出入顏清臣蘇子瞻黃魯直能掃盡世俗謬種流傳見解可謂書之豪傑惜其未參

褚河南楊少師筆意氣息稍粗而有時肌理細膩則又涉於凡豔書品不無小減耳然其沈著痛快固是一時無兩

魯斯嘗謂余云作書草率最難余初不解其說後學懷素小千文略得草率之意學右軍十七帖則又不見所謂草率者於魯斯之說仍不能無疑近學楊景度步虛詞乃知草率者細淨之至也恨不能起魯斯而一問之耳

十年前余在揚州與安吳包慎伯論書慎伯不喜平原坐位帖而余極好之然余學書在慎伯後未敢與之爭近慎伯來陽羨與余復相見論書亦推服顏行自悔前言之失示余以所著述書一篇妙論層出予所見能書之士未有若慎伯之通識也惟於魯斯多微詞且不無過當語倫所謂責備賢者之意耶



慎伯論書於唐人後推東坡思白二家其言以爲東坡雄逸思白簡淡非餘子所及此見極與余合慎伯又云學蘇須汰其爛漫學董須避其刁疎汰爛漫則雄逸始顯避刁疎則簡淡乃真斯固然矣予謂爛漫刁疎在彼二家病處亦覺其妍但恐學者未得其妍先受其病不可不知耳

人於鄉先輩不能無私魯斯愛惲南田書謂其意趣勝香光自成過論南田所用只是河南一家法香光能集會稽平原少師諸家之長決非南田所及近見王石谷書淳古似楊忠愍而不以書名想亦爲畫所掩耶

慎伯謂自楊少師後遂無有能作小楷者論亦過高米海岳九歌趙松雪黃庭內景經皆能不失六朝人遺法但其他書不能稱是遂爲識者所輕文徵仲黃庭經亦與右軍原書酷似但恨用筆太工巧耳

惲南田云褚米一家書學米先須從褚入余謂學褚有得自可不須學米米小行楷書固出於登善亦只哀冊一種耳若枯樹賦公孫宏傳贊蕭淡之筆海岳終身不解也東坡金山詩出入河南少師平原真有淡不可收之妙非海岳嬋娟羅綺之比慎伯謂宋賢惟東坡具神解斯言得之矣  
明人中學魯公者無過倪文正學少師者無過董文敏作者雖多兩雄爲最矣爲二公開先者其惟楊忠愍乎董香光論書盛推米海岳海岳行草力追大令文皇以馳騁自喜而不能掩其怒張之習香光平淡似爲勝之近時諸城學香光而益加道厚然略不肯馳騁遂極詆海岳書家所見不同如此孰爲正其是非耶

米元章云草書不入晉人格轍徒成下品此論極是然唐人草書無不學大

令者大令狂草盡變右軍之法而獨闢門戶縱橫揮霍不主故常姚刑部姬傳謂如祖師禪入佛入魔無所不可可稱妙論余謂大令草書雖極力奔放而仍不失清遠之韻伯高藏真筆力雖雄清韻已失學之者愈似而愈離黃涪翁所云高閑以下但可張之酒肆也元章力追大令而就其合作僅堪與孫虔禮抗衡以爲入晉人之室則猶未耳

董香光云學柳誠懸小楷書方知古人用筆古淡之法孫退谷侍郎謂董公娟秀第囿于右軍未若柳之脫然能離予謂柳書佳處被退谷一語道盡但娟秀二字未足以概香光孫虔禮書譜云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此香光之所以得宗於右軍也

韓退之石鼓歌云羲之俗書逞姿媚書家之病昔人論之詳矣退之性不喜

書固未知右軍書法之妙且意欲推高古篆乃故作此抑揚之語耳後人誤看遂若右軍之書真逞姿媚而欲以吳興直接右軍非惟不知右軍之書亦并未解昌黎詩意矣孫退谷以華亭娟秀謂囿於右軍已非篤論况欲以吳興姿媚當之耶

劉諸城云松雪自當爲一大宗旣或未厭人意然究無以易之此就元人而論謂鮮于康里諸公皆非松雪之匹耳若以辭害意而欲遂以松雪嗣統二王豈以諸城之智而出此耶

李西臺肥而俗僅勝周越耳其時蔡蘇未出遂擅書名東坡筆力雄放逸氣橫霄故肥而不俗要知坡公文章氣節事事皆爲第一流餘事作書便有俯視一切之概動於天然而不自知吳匏菴亦步亦趨尙未足以語於離形得

似之妙也

余見坡公法書定以金山詩爲最蓋公書務顯筆力亦恨太盡耳然學未到沈著痛快地位而遽求含蓄雖日習右軍之書亦只如優孟之似孫叔敖而已竟何益哉

昔人評歐陽率更書如金剛努目大士揮拳虞永興能中更能妙中更妙二家之書余實未敢定其優劣涿鹿馮銓謂虞則內含剛柔歐則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爲優此言非也歐亦剛柔內含學歐而不得其筆乃有露骨之病學虞而不得其筆又豈無肉重之失耶

慎伯謂平原祭姪稿更勝坐位帖論亦有理坐位帖尙帶矜怒之氣祭姪稿有柔思焉藏憤激於悲痛之中所謂言哀已歎者也

張司寇書名最烜赫其筆力沈鷲洵足追步香光而氣韻遠不逮矣姜湛園何義門氣韻與香光爲近而筆力又不足以副之甚矣斯事之難也

東坡自云余書盡意作之似蔡君謨稍放似楊風子東坡於少師神似非形似觀其筆勢殆可伯仲君謨學平原而出以恬和和能入雅恬亦近俗較之東坡殊爲遜矣

學楊少師書如讀周秦諸子乍看若散漫無紀細玩却自有條理可尋於詩則陶靖節也王右軍如史記之文變化皆行於自然其於詩則無名氏之十九首也

董思翁云作字須求熟中生此語度盡金針矣山谷生中熟東坡熟中生君謨元章亦尙有生趣趙松雪一味純熟遂成俗派惟黃庭內景經生意迥出

絕不類松雪書而世亦無問津者

松雪行書以天冠山爲最北海肖子也世人豔稱民瞻十札已屬次乘梅花詩則自鄙無譏矣

吾鄉蔣盤初先生書兼用永興河南法品格最近蔡端明草書學藏眞而少加收歛位置當在祝希哲上吳大來以平原爲宗書特蒼鬱曹湛思稍嫌單薄而意趣頗似楊少師如陽羨茶味雖不濃而色香殊勝

戲鴻堂所收玉潤帖當是元章贗作香光中歲於元章書有偏嗜故往往爲所蒙蔽而諸家石刻所收晉唐人名跡亦惟元章贗本爲多

明自嘉靖以後士夫書無不可觀以不習俗書故也張果亭王覺斯人品頹喪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風豈得以其人而廢之

李懷琳絕交書草法出於大令而未得其筆鮮于太常小楷亦娟秀不俗行草學懷琳而彌不逮然太常在當時已擅盛名學如牛毛成如鱗角詎不信歟

唐人之書法嚴而力果然韻趣小減矣予謂二王以後趣莫深於少師韻莫勝於東坡可以補唐人所未足

山谷小行書自佳蓋亦從平原少師兩家得力故足與坡公相輔大字學瘞鶴銘骨體峭快而過於豪放亦成一種習氣學者貴於慎取不可遂爲古人所欺

余年三十餘始留意書學即好東坡思白二家然苦無入處學淳化閣帖愛大令文皇之馳騁自得而益迷其源自是汎濫於唐宋元明諸家十有餘年



而私心所好仍在東坡思白世人賤近貴遠以時代判優劣輒卑視二家而卑無高論者則又以趙松雪爲羲皇上人而已近聞慎伯之論予所信益堅慎伯又導余學楊少師步虛詞日習一過覺於蘇董二家意趣時有所會直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近人之書劉諸城渾厚醱實自足名家而仁和蔣山堂古秀在骨幾欲突過諸城山堂作書如以墨汁傾紙上又時似枯籐之掛壁思翁暮年神境也世人於筆法墨法皆所不講而務求勻稱見此等妙蹟鮮不嗤怪有志之士所以窮老盡氣於荒江老屋中惟求有以自信而不肯輕爲人應酬筆墨也十數年前見吾鄉吳味泉書輒愛玩不能釋手以其熟於二王草法也近覺其有不足處蓋行筆學平原而未能透露香色反不若湛斯

學趙松雪不得真蹟斷無從下手即有真蹟臨摹亦須先植根柢昔之學趙者無過祝希哲文徵仲希哲根柢在河南北海二家徵仲根柢在歐陽渤海此如學六朝駢儷文須先讀得漢書也豈惟松雪不可驟學即學元章思白亦易染輕綺之習魯斯嘗云不學唐人終無立脚處誠哉斯言

書家貴下筆老重所以救輕靡之病也然一味蒼辣又是因藥發病要使秀處如鐵嫩處如金方爲用筆之妙臻斯境者董思翁尙須暮年而可易言之耶余學書幾二十年所歷者皆世人嗤笑唾棄之境而又不肯安於小成故數數從業至今日乃覺有悟入處倘亦禪家所謂漸修頓證之候乎然質既駑弱功力尙淺能知之而不能至之而二三同志年齒後於余者以予爲識途之馬相從講論異時必有造其極者然後以余言證所得而信其不誣則

余二十年來所費日力不爲虛枉矣

予昔家居作此初脫稿爲門人程子香取去裝成長卷其後薛畫水太守見而欲得之子香不肯與別錄楷書一本贈焉今藏於畫水之如執燭齋者子香遺墨也子香卒後予手稿不知爲何人所得矣道光辛卯在四明館中理舊篋得門人康康侯爲予所錄本復自書一過追思往事忽忽十有餘年而予以臂痛廢學亦且十年年愈增歲月愈促老大無成彌用自媿而已

初月樓論書隨筆終

雨窓漫筆

太倉王原祁麓臺著

論畫十則

六法古人論之詳矣但恐後學拘局成見未發心裁疑義意揣翻成邪僻今將經營位置筆墨設色大意就先奉常所傳及愚見言之以識甘苦後有所得當隨筆錄出

明末畫中有習氣惡派以浙派爲最至吳門雲間大家如文沈宗匠如董質本溷淆以訛傳訛竟成流弊廣陵白下其惡習與浙派無異有志筆墨者切須戒之

意在筆先爲畫中要訣作畫於搦管時須要安閒恬適掃盡俗腸默對素幅

凝神靜氣看高下審左右幅內幅外來路去路胸有成竹然後濡毫吮墨先定氣勢次分間架次布疎密次別濃淡轉換敲擊東呼西應自然水到渠成天然湊拍其爲淋漓盡致無疑矣若毫無定見利名心急惟取悅人布立樹石逐塊堆砌扭捏滿幅意味索然便爲俗筆今人不知畫理但取形似筆肥墨濃者謂之渾厚筆瘦墨淡者謂之高逸色豔筆嫩者謂之明秀而抑知皆非也總之古人位置緊而筆墨鬆今人位置懈而筆墨結於此留心則甜邪俗賴不去而自去矣

畫中龍脈開合起伏古法雖備未經標出石谷闡明後學知所矜式然愚意以爲不參體用二字學者終無入手處龍脈爲畫中氣勢源頭有斜有正有渾有碎有斷有續有隱有現謂之體也開合從高至下賓主歷然有時結聚

有時澹蕩峰回路轉雲合水分俱從此出起伏由近及遠向背分明有時高聳有時平修欹側照應山頭山腹山足銖兩悉稱者謂之用也若知有龍脈而不辨開合起伏必至拘索失勢知有開合起伏而不本龍脈是謂顧子失母故強扭龍脈則生病開合偪塞淺露則生病起伏呆重漏缺則生病且通幅有開合分股中亦有開合通幅有起伏分股中亦有起伏尤妙在過接映帶間制其有餘補其不足使龍之斜正渾碎隱現斷續活潑潑地於其中方爲真畫如能從此參透則小塊積成大塊焉有不臻妙境者乎

作畫但須顧氣勢輪廓不必求好景亦不必拘舊稿若於開合起伏得法輪廓氣勢已合則脈絡頓挫轉折處天然妙景自出暗合古法矣畫樹亦有章法成林亦然

臨畫不如看畫遇古人真本向上研求視其定意若何結構若何出入若何偏正若何安放若何用筆若何積墨若何必於我有一出頭地處久之自與脗合矣

古人南宋北宋各分眷屬然一家眷屬內有各用龍脈處有各用開合起伏處其氣味得力關頭也不可不細心揣摩如董巨全體渾淪元氣磅礴令人莫可端倪元季四家俱私淑之山樵用龍脈多蜿蜒之致仲圭以直筆出之各有分合須探索其配搭處子久則不脫不粘用而不用不用而用與兩家較有別致雲林纖塵不染平易中有矜貴簡畧中有精彩又在章法筆法之外爲四家第一逸品先奉常最得力倪黃曾深言源委謹識之爲鑒賞之助用筆忌滑忌輒忌硬忌重而滯忌率而溷忌明淨而膩忌叢雜而亂又不可

有意著好筆有意去累筆從容不迫由磊入濃淡落者存之甜俗者刪之纖弱者足之板重者破之又須于下筆時在著意不著意間則觚稜轉折自不爲筆使

用墨用筆相爲表裏五墨之法非有二義要之氣韻生動端在是也設色即用筆用墨意所以補筆墨之不足顯筆墨之妙處今人不解此意色自爲色筆墨自爲筆墨不合山水之勢不入絹素之骨惟見紅綠火氣可憎可厭而已惟不重取色專重取氣於陰陽向背處逐漸醒出則色由氣發不浮不滯自然成文非可以躁心從事也至於陰陽顯晦朝光暮靄巒容樹色更須于平時留心澹妝濃抹觸處相宜是在心得非成法之可定矣

作畫以理氣趣兼到爲重非是三者不入精妙神逸之品故必於平中求奇



綿裹有鍼虛實相生古來作家相見彼此合法稍無言外意便云有儻夫氣  
學者如己入門務求竿頭日進必於行間墨裏能人之所不能不能人之所  
能方具宋元三昧不可稍自足也

雨窻漫筆終

麓臺題畫稿

太倉王原祁茂京著

題丹思畫册做叔明

畫如四始與六義未掃俗腸便爲累青山幻出平中奇剛健婀娜審真僞此  
理山樵深得之扛鼎力中有嫵媚老而篤好不知疲譬如小戶飲輒醉寫以  
贈君君一矐僧寮又聽鐘聲至

做黃子久筆爲張南蔭作

西嶺春雲余聞粵西多山少水拔地挿天與此迴別及于此者寒山流水另  
有一番登臨氣象矣大癡得董巨三昧平淡天真不尙奇峭意在富春鳥目  
閒也吟樵奉命遠行出守大郡囑余做此置行篋中攬峯巖之獨秀思湖山

之佳麗兩者均有得也特慚筆墨癡鈍不足爲燕寢凝香之用耳

題做大癡巨幅

爲李憲臣作

余見子久大幅一爲浮巒暖翠一爲夏山圖筆墨位置盡發其蘊余向欲採取二軸運以體裁彙成結構以腕弱思淺動而輒止未能與之鏖戰也憲臣先生與予同事數年悃幅無華氣誼敦洽予之知音也向以此見委怯於作大幃遲回久之邇來功力稍進不敢匿醜經營慘淡者一載餘矣今奉命爲粵東之行迫促難辭十日一山五日一水何以副好友之意乎急作此圖歸之行篋中以供清玩予老來樂而不倦南華羊城多奇山先生歸述所見予將爲先生再索枯腸千巖萬壑別開生面藝苑中亦一美談也書之以爲後

煙巒秋爽傲荆關金明吉求

元季四家俱宗北宋以大癡之筆用山樵之格便是荆關遺意也隨機而趣生法無一定邱壑煙雲惟見渾厚磅礴之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用淺絳色而墨妙愈顯剛健婀娜隱躍行間墨裏不謂六法中道統相傳不可移易如此若以臆見窺測便去千萬里爲門外僮父不獨逕庭而已明吉以小卷問畫余爲寫荆關秋色并以源流告之并囑質之識者以余言爲不謬否

傲梅道人筆司民求

世人論畫以筆墨而用筆用墨必須辨其次第審其純駁從氣勢而定位置從位置而加皴染略一任意便疥癩滿紙矣每于梅道人有墨猪之誚精深流逸之致茫然不解何以得古人用心處余急于此指出得其三昧即得北

宋之三昧也

倣小米筆 爲司民作

米家畫法品格最高得其衣鉢惟高尚書有大乘氣象元人中如方方壺郭天錫皆具體而微者也庚寅春莫夏初余在暢春入直晨光晚色諸峯隱現出沒有平淡天真之妙方信南宮遺墨得此中真髓揣摩成圖可以忘倦可以忘老諸方評論云可與北苑頡頏雖大癡山樵猶遜一格不虛也

倣黃子久爲宗室柳泉作

清光咫尺五雲閒刻意臨摹且閉關漫學癡翁求粉本富春依舊有青山大癡畫至富春長卷筆墨可謂化工學之者須以神遇不以迹求若于位置皴染研求成法縱與子久形模相似落落從上諸大家不若是之拘也此圖

成後偶有會心處向上拈出平淡天真之妙可深參而得之

題做大癡筆

爲毗陵唐益之作

要做元筆須透宋法宋人之法一分不透則元筆之趣一分不出毫釐千里之辨在此子久三昧也益翁文章政事之餘旁及藝事筆墨一道亦從家學得之相值都門論心深爲契合今將製錦南行矣寫此奉贈

做大癡秋山

大癡愛佳山水至虞山見其頗似富春遂僑寓二十年湖橋酒餅至今猶傳勝事吾谷楓林爲秋山之勝癡翁一生筆墨最得意處所謂峯巒渾厚草木華滋于此可見古人之匠心矣余侍直辦公之暇偶作此圖有客從虞山來遂以持贈質之具眼有少分相合否

倣大癡爲錢長黃之任新安作

新安形勝地也余前至秦中驅車過洛陽渡伊洛四圍山色峻嶒巨石俯瞰  
河流曲折迤邐者數里方知大癡浮巒暖翠天池石壁二圖之妙過此而新  
安至矣今長黃官于茲土與崔峒寒山流水之句恰相符合可不作此爲賀  
乎此行身在畫圖中而又領略詩意古稱花縣何以過之發軔可以卜報最  
也請以拙筆爲左券

倣黃大癡長卷 爲鄭年上作

畫法莫備于宋至元人掇抉其義蘊洗發其精神實處轉鬆奇中有淡而真  
趣乃出四家各有真髓其中逸致橫生天機透露大癡尤精進頭陀也余弱  
冠時得先大父指授方明董巨正宗法派于子久爲專師今五十年矣凡用

筆之抑揚頓挫用墨之濃淡枯濕可解不可解處有難以言傳者余年來漸覺有會心處悉于此卷發之藝雖不工而苦心一番甘苦自知謂我似古人我不敢信謂我不似古人我亦不敢信也究心斯道者或不以余言爲河漢耳

傲大癡爲漢陽郡守郝子希作

筆墨一道同乎性情非高曠中有真摯則性情終不出也余與子希先生論交垂三十年回思渚陽襄國時政事之暇較藝論文流連無虛日年來又同官于京過從爲更密矣先生出守漢陽以畫屬余蹉跎年久終未踐約猶幸筋力未衰可以應知己之命庚寅秋日久雨初晴辦公稍暇鍵戶息機吮筆揮毫者數日方成此圖雖未敢與作家相見而解衣礪礪以研求之思發蒼



莽之筆間亦有得力處也因風郵寄以誌遠懷

做梅道人爲雪巢作

余憶戊寅冬從豫章歸溪山回抱村墟歷落頗似梅道人筆刻意摹做未能  
夢見十餘年來心神間有合處方信古人得力以天地爲師也雪巢大弟就  
幕閩中此行爲道所必經奚囊中試攜此圖渡錢塘江過江郎山踰仙霞嶺  
時一展觀亦有一二照合處否

做大癡

畫中設色之法與用墨無異全論火候不在取色而在取氣故墨中有色色  
中有墨古人眼光直透紙背大約在此今人但取傅彩悅目不問節腠不入  
窾要宜其浮而不實也余作此圖偶有所感遂弁數語于首

傲大癡九峰雪霽 爲張樸園先生作

畫中雪景唐以前但取形似而已氣韻生動自摩詰開之至宋李營邱畫法大備雪景之能事畢矣大癡不取刻畫平淡天真別開生面此又一變格也余有雪景未經攻苦諸家雖曾探索終未夢見此圖應樸園先生之命客冬至秋經營礧礧乘興渲染冀得匠心之作而手與心違即於子久專師以宋法未合觚稜轉折處每爲筆使何以得其三昧乎質之識者幸有以教我

傲大癡 爲顧天山作

余與南原年道兄訂交已十年矣南兄詩文士林推重余一見心折間一出餘技點染山水與倪黃心傳若合符節其天資筆力迥異尋常畫史也篆學不輕示人近余始得三四石刻渾脫流麗精嚴高古無美不備遠宗文三橋

近師顧雲美更有出藍之妙猶憶甲寅秋步月虎邱與雲美相遇談心甚洽  
囑留塔影園一日以二章易余便面寶惜者三十餘年正慮其漫漶失真得  
南兄重開生面方信知過於師矣南原酷嗜余筆因追昔年佳話促余作此  
圖即用新章亦不可不記也

傲設色大癡

爲賈毅庵作

畫法與詩文相通必有書卷氣而後可以言畫右丞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唐  
宋以來悉宗之若不知其源流則與販夫牧豎何異也其中可以通性情釋  
憂鬱畫者不自知觀畫者得從而知之非巨眼卓識不能會及此矣毅庵博  
學好古於拙筆有癖嗜余不敢自任而不能却其請爲傲大癡筆意其中妍  
媸知者自能辨之

做設色倪黃

壬辰春正望後燈事方闌料峭愈烈銜盃呵凍放筆作此圖似有荆關筆意而風趣用元人本色此倪黃窠臼未能純熟脫化也傳以淺色恐益增其累耳

題做大癡筆己丑年二月十一日畫歸繆文子

古人用筆意在筆先然妙處在藏鋒不露元之四家化渾厚爲瀟灑變剛勁爲和柔正藏鋒之意也子久尤得其要可及可到處正不可及不可到處箇中三昧在深參而自會之

送勵南湖畫冊十幅做宋元諸大家

畫雖一藝而氣合書卷道通心性非深於契合者不輕以此爲酬酢也宋元

諸家俱有源委其他投贈無不寄託深遠做其意者曠然有遐思焉而後可以從事南湖先生與余同直暢春積有歲月著作承明揚挖風雅先生之所以自得與余之所以受教於先生者久欲傾倒戊子冬日值其四十懸弧之辰非平常祝嘏之詞所能盡也東坡詩云我從公遊非一日不覺青山映黃髮爰寫一冊以誌岡陵之盛云

題做萬壑松風丹思三十幅之一

萬壑松風百灘流水意在機先筆隨心止聲光閃爍宋人之髓溯流董巨六法如是松雪偶題莫辨朱紫標識輝煌千秋有美須審毫釐莫別遠邇極深研幾竿頭一緹此圖以趙松雪題董宗伯遂目爲趙作識者駁之至今爲疑余以爲此賞鑒家之言若論畫法惟求宗旨何論宋元茲特取畫中之意寫

出示丹思以見羹牆寤寐云

題做范華原三十幅之一

終南巨地脈遠翠落人間馬跡隨雲轉客心入嶂閒晴沙橫古渡樹葉滿深山領畧高秋意歸來但閉關余癸酉秦中典試路經函谷太華直至省會仰眺終南山勢雄傑真百二氣象也海澱寓窓追憶此景輒做范華原筆意而繼之以詩

畫設色高房山三十幅之一

房山畫法傳董米衣鉢而自成一家又在董米之外學者竊取氣機刻意摹倣已落後一著矣嘗讀雪竇頌古云江南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屣夜塘水解此意者可以學房山即可以學董米也

做松雪大年筆意爲服尹作

天空浮修眉濃綠畫新就此昌黎詩也余和樹百第一絕句以廣其後二語  
有合處因做松雪大年筆意并錄拙詠於後眼飽長安花欲燃卻教愁絕路  
三千竹深處處鶯啼綠輸與江南四月天

題畫做王叔明長卷 武清三弟

都城之西層峰疊翠其龍脈自太行蜿蜒而來起伏結聚山麓平川回環幾  
十里芳樹甘泉金莖紫氣瑰麗鬱葱御苑在焉得茅茨土堦之意而仍有蓬  
萊園苑之觀置身其際盛世之遭逢也余忝列清班簪筆入直晨光夕照領  
略多年近接禁地之清華遠眺高峯之爽秀曠然會心能不濡毫吮墨乎有  
真山水可以見真筆墨有真筆墨可以發真文章古人如是景行而私淑之

庶幾其有得焉此圖經年而成頗費經營識者流覽此中瑕瑜應有定鑒耳

康熙戊子長夏  
題於海甸寓直

### 題做大癡手卷

董巨畫法三昧一變而爲子久張伯雨題云精進頭陀以巨然爲師真深知子久者學古之家代不乏人而出藍者無幾宋元以來宗旨授受不過數人而已明季一代惟董宗伯得大癡神髓猶文起八代之衰也先奉常親炙于華亭于陡壑密林富春長卷爲子久作諸粉本中探驪得珠獨開生面余少侍先大父得聞緒論又酷嗜筆墨東塗西抹將五十年初恨不似古人今又不敢似古人然求出藍之道終不可得也又今人多喜談設色然古人五墨法如風行水面自然成文荒率蒼莽之致非可學而至余故數年前作此長



卷久弄未出今敢以公諸同好

題做淡墨雲林

做雲林筆最忌有儉父氣作意生淡又失之偏枯俱非佳境立臺時從大意看出皴染時從眼光得來庶幾于古人氣機不大相逕庭矣

題做梅道人長卷

畫有五品神逸爲上然神之與逸不能相兼非具有扛鼎之力貫虱之巧則難至也元季梅道人傳巨然衣鉢余見溪山無盡關山秋霽二圖皆爲得其髓者余初學之茫然未解旣而知循序漸進之法體裁以正其規渲染以合其氣不懈不促不脫不粘然後筆力墨花油然而生今人以潑墨爲能工力爲上以爲有成法此不知庵主者以爲無成法亦不知庵主者也于此研求

庶幾于神逸之門不至望洋明季惟白石翁最得梅道人法詩云梅花庵主  
墨精神七十年來未用真可謂深知而篤信者矣

題學思翁做子久法

董宗伯畫不類大癡而其骨格風味則純乎子久也石谷子嘗與余言寫時  
不問粗細但看出進大意煩簡亦不拘成見任筆所之由意得情隨境生巧  
氣韻一來便止此最合先生後熟之意余作此圖以斯言弁其首

題做趙大年推篷四頁之一

惠崇江南春寫田家山家之景大年畫法悉本此意而纖妍淡冶中更開跌  
宕超逸之致學者須味其筆墨勿但于柳暗花明中求之

題做董巨筆

畫之有董巨猶吾儒之有孔顏也余少侍先奉常并私淑思翁近始略得津涯方知初起處從無畫看出有畫即從有畫看到無畫爲成性存誠宗旨董巨得其全四家具體故亦稱大家

題做小米筆

山水蒼茫之變化取其神與意元章峰巒以墨運點積點成文呼吸濃淡進退厚薄無一非法無一執法觀米家畫者止知其融成一片而不知條分縷析中在在皆靈機也米友仁稱爲小米最得家傳結構比老米稍可摹擬而古秀另有風韻猶書中羲獻也宋太宰爲收藏名家聞有名畫余未之見爾載世兄以同里得觀矚筆亦做米意余未經寓目古人神髓豈能夢見以意爲之聊博噴飯可爾

做大癡設色秋山與向若

大癡秋山向藏京口張修羽家先奉常曾見之云氣運生動墨飛色化平淡天真包含奇趣爲大癡生平合作目所僅見興朝以來杳不可即如阿閃佛光一見不復再見幾十年間追憶祖訓回環夢寐茲就見過大癡各圖參以管見點染成文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不至與癡翁大相逕庭耳

題做梅道人與陳七

筆不用煩要取煩中之簡墨須用淡要取淡中之濃要于位置間架處步步得肯方得元人三昧如命意不高眼光不到雖渲染周緻終屬隔膜梅道人潑墨學者甚多皆粗服亂頭揮灑以自鳴其得意于節節肯綮處全未夢見無怪乎有墨猪之諺也已丑中秋乍霽新涼興會所適因作是圖并書以弁

其首

做設色小米

宋元各家俱于實處取氣惟米家于虛中取氣然虛中之實節節有呼吸有照應靈機活潑全要于筆墨之外有餘不盡方無罣礙至色隨氣轉陰晴顯晦全從眼光體認而出最忌執一之見粗豪之筆須細參之

做大癡秋山

己丑九月之杪寒風迅發秋雪滿山黃葉丹楓翠巖森列動學士之高懷感騷人之離思正其時也余以清署公冗久疎筆硯今將入直興復不淺作秋山圖寓意上林簪筆與湖橋縱酒處境不同而心跡則一識者取其意恕其

學可爾

傲梅道人

貧且勞人之所惡也然爲貧與勞之所役以之移性情墮意氣則與道漸遠  
無以表我之眞樂矣余碌碌清署補衣節食忘老辦公時以典禮候直寄跡  
蕭寺篝燈揮灑長箋短幅不問所從來偶憶古人得意處放筆爲之夜分樂  
成欣然就寢一枕黑甜不知東方之旣白矣因傲梅道人筆識之

題傲大癡水墨長卷

筆墨一道用意爲尙而意之所至一點精神在微茫些子間隱躍欲出大癡  
一生得力處全在于此畫家不解其故必曰某處是其用意某處是其着力  
而于濡毫吮墨隨機應變行乎所不得行止乎所不得止火候到而呼吸靈  
全幅片段自然活現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則茫然未之講也毓東于六法中

揣摩精進論古亦極淹博余慮其執而未化也偶來相訪而拙卷適成遂以此言告之恍然有得從此以後眼光當陵轢諸家以是言爲左券

畫家總論題畫呈八叔

畫家自晉唐以來代有名家若其理趣兼到右丞始發其蘊至宋有董巨規矩準繩大備矣沿習既久傳其遺法而各見其能發其新思而各覩其格如南宋之劉李馬夏非不驚心炫目有刻畫精巧處與董巨老米之元氣磅礴則大小不覺逕庭矣元季趙吳興發藻麗于渾厚之中高房山示變化于筆墨之表與董巨米家精神爲一家眷屬以後黃王倪吳闡發其旨各有言外意吳興房山之學方見祖述不虛董巨二米之傳益信淵源有自矣八叔父問南宗正派敢以是對并寫四家大意彙爲一軸以作證明若可留諸清秘

公餘擬再作兩宋兩元爲正宗全觀冀畧存古人面目未識有合法鑒否推  
篷係宣和裱法另橫一紙于前并題數語此畫始于壬辰夏五至癸巳六月  
竣事

倣設色大癡長卷

古人長卷皆不輕作必經年累月而後告成苦心在是適意亦在是也昔大  
癡畫富春長卷經營七年而成想其吮毫揮筆時神與心會心與氣合行乎  
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絕無求工求奇之意而工處奇處斐亶于筆墨之  
外幾百年來神彩煥然余前日于司農處獲一寓目頓覺有會心處方信妙  
境亦無多子也雲徵不學畫而性喜畫每以論文之法論畫數學相長無倦  
也更喜觀余潑墨侍側竟日不移非深知篤好者能如是乎余故爲作長卷



雲徵有館課余點染時輒來指摘微茫推求精奧余恐其妨帖括之功亦時作而時輟竟歷三四年之久余心思學識不逮古人然落筆時不肯苟且從事或者子久些子腳汗氣于此稍有發現乎識之以博一粲

倣王叔明 爲周大酉作

元畫至黃鶴山樵而一變山樵少時酷似趙吳興祖述輞川晚入董巨之室化出本宗體縱橫離奇莫可端倪與子久雲林仲圭相伯仲迹雖異而趣則同也今人不解其妙多作奇幻之筆愈趨而愈遠矣癸巳秋日大酉從潞河來偶談山樵筆墨寫以歸諸奚囊周兄將爲岳遊攜杖著屐水濱木末出是圖觀之未必無契合處也亦可以解好奇之惑矣

題倣大癡設色秋山 爲鄒拱宸作

大癡秋山余從未之見先大父云于京口張子修羽家曾寓目爲子久生平第一數十年時移物換此畫不可復覩藝苑論畫亦不傳其名也癸巳九秋風高木落氣候蕭森拱宸將南歸余正值悲秋之際有動于中因名之曰做大癡秋山不知當年真虎筆墨何如神韻何如但以余之筆寫余之意中間不無悠然以遠悄然以思爲秋水伊人之句可也

爲凱功掌憲寫元季四家

余二年前奉命修書畫譜見大癡論畫二十則不出宋人之法但于林下水邊沙磧木末極閒中輒加留意歸于無筆不靈無筆不趣在宋法又開生面矣余幼學于先奉常贈公久而得其藩翰見此二十則方知子久得力處益信華亭宗伯及先奉常所傳爲不虛也

題做子久

王叔明筆酷似其舅趙吳興進

而學王摩詰得離奇奧窔之妙晚年墨法純師董巨一變而爲本家體人更莫可端倪師之者不泥其迹務得其神要在可解不可解處若但求其形云某處如何用筆某處如何用墨造出險幻之狀以之驚人炫俗未免邈若河

漢矣

題傲黃鶴山樵

北宋高人三昧惟梅道人得之以其傳巨然衣鉢也與盛子昭

同里閉而居求盛畫者填門接踵庵主惟茅屋數椽閉門靜坐人有言者笑而不答五百年來重吳而輕盛洵乎筆墨有定論也然人但知其淋漓揮灑不知其剛健而兼婀娜之致亦未思一笑之故耳

題傲梅道人

宋元諸家各出機

杼惟高士一洗陳迹空諸所有爲逸品中第一非剽爲是法也于不用工力之中爲善用工力者所莫能及故能獨臻其妙耳董宗伯題倪畫云江南士大夫家以有無爲清俗余邇來苦心揣摩終未能得其神理有無清俗之言

洵不虛也

題做  
雲林

倣黃子久設色爲沛翁殷大司馬作

畫自家右丞以氣韻生動爲主遂開南宗法派北宋董巨集其大成元高趙  
暨四家俱宗之用意則渾樸中有超脫用筆則剛健中含婀娜不事粉飾而  
神彩出焉不務矜奇而精神注焉此爲得本之論也沛翁以政事鉅公爲風  
雅宗盟其識力必有大過人者每見必惓惓下問余雖鈍拙不敢自匿竭其  
薄技幸有以教之

倣設色大癡秋山

六法一道非惟習之爲難知之爲最難非惟知之爲難行之爲尤難也余于  
此中磨鍊有年方知古人成就一幅必簡鍊以爲揣摩于清剛浩氣中具有

一種流麗斐亶之致非可以一蹴而至學大癡者宜深思之

做大癡筆爲輪美作

癸巳夏五月寫時年七十有二

東坡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甚爲古今畫家下箴砭也大癡論畫有二十餘條亦是此意蓋山無定形畫不問樹高卑定位而機趣生皴染合宜而精神現自然平淡天真如篆如籀蕭疎宕逸無些子塵俗氣豈筆墨章程所能量其淺深邪輪美問畫于余余以此告之即寫是畫以授之意欲于大癡心法竊效一二耳雖然畫家工力有不得不形似者遇事遇時摹擬刻畫以傳盛事方見發皇蹈厲之妙但得意得氣得機則無美不臻矣誰知之而誰信之輪美亦極于此中留心勉旃勉旃

又做大癡設色

爲輪美作

大癡畫以平淡天真爲主有時而傅彩粲爛高華流麗儼如松雪所以達其  
渾厚之意華滋之氣也段落高逸模寫瀟洒自有一種天機活潑隱現出沒  
于其間學者得其意而師之有何積習之染不清細微之惑不除乎余弱冠  
時得聞先贈公大父訓迄今五十餘年矣所學者大癡也所傳者大癡也華  
亭血脈金鍼微度在此而已因知時流雜派僞種流傳犯之爲終身之疾不  
可嚮邇特作此圖以授輪美知其有志探索又明慧過人自能爲宋元大家  
開一生面無負我意勉旃旃

做設色倪黃爲劉懷遠作

聲音一道未嘗不與畫通音之清濁猶畫之氣韻也音之品節猶畫之間架  
也音之出落猶畫之筆墨也劉兄懷遠于吳中少有盛名遊于省會自齊魯

而迄京師所至俱推絕詣余觀其爲人靜深有致無刻不辨宮商別聲調間一出其技舉坐傾倒公卿大夫俱爲美談非思深而力到能至此乎余性不耐與人畫至懷遠而不覺技癢亦宗先反後和之意也

大橫披倣設色大癡

爲明凱功作時年七十有三

余于筆墨一道少成若天性本無師承誦讀之暇日侍先大父贈公得聞緒論久之于宋元傳授貫穿處胸中如有所據發之以學文推之以觀物皆用此理每至無可用心處閒一揮灑成片幅便面無求知于人之心人亦不吾知也甲午秋間奉命入直以草野之筆日達于至尊之前殊出意外生平毫無寸長稍解筆墨皇上天縱神靈鑒賞于牝牡驪黃之外反復益增惶悚謹遵先賢遺意吾斯之未能信而已都門風雅宗匠所集間有知我者余不敢

自諉亦不敢自棄竭其薄技歸之清秘以供捧腹不敢以此求名邀譽也

擬設色雲林小幅

學畫至雲林用不著一點工力有意無意之間與古人氣運相爲合撰而已至設色更深一層不在取色而在取氣點染精神皆借用也推而至于別家當必精光四射磅礴于心手其實與着意不着意處同一得力學者無過用其心亦無誤用其心庶幾近之

倣倪黃設色小卷 爲司民作

司民少有文譽奕更擅場自丁丑夏至婁館于余家數年余試以畫叩之若金石之于節奏林泉之于聲響無不應也余方知斯理可以一貫無怪乎司民之奕所至輒傾倒也庚寅秋入楚睽闊者五年今復來京奕學更進畫理



明了不減于昔爲人風雅驚座殆又過之以後相識滿天下見其風韻猶存  
恨知心之晚耳作是卷以贈之

倣黃鶴山樵巨幅山水 寄依文

黃鶴山樵元四家中爲空前絕後之筆其初酷似其舅趙吳興從右丞輞川  
粉本得來後從董巨發出筆墨大源頭乃一變本家法出沒變化莫可端倪  
不過以右丞之體推董巨之用而學者拘于見聞謂山樵離奇天矯別有一  
種新裁而董巨之精神不復講求山樵之本領終歸烏有于是右丞之氣運  
生動爲紙上浮談矣聞親家爲新安風雅巨擘今寓維揚意欲昌明斯道而  
慮振興之無人也飛書來問山樵筆并寄側理余就所見作此圖并以是語  
告之

題做董北苑 玉培贈司民

余從大癡入門漸有進步欲竟其學公餘輒究心董巨此得本莫愁末之意也先定體勢後加點染俱要以氣行乎其間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用筆運墨之間豈可以強而致躁而得邪玉培有佳紙藏弄數年出以索畫余亦經營經歲垂成而忽歸司民縑素輾轉各有所屬不可不紀其始末

題做黃大癡年七十三

大癡筆平淡天真峯巒渾厚全得董巨妙用余弱冠時即極力揣摩此中三昧終未夢見迄今垂五十年矣工力如覺稍進適秋暑漸退微雨初晴窗几間饒有幽致因作此圖未能仿佛萬一否康熙甲午新秋畫并題

題做高房山

大癡與房山本是一家眷屬取兩家之意成合作之法又爲一變局也總之筆墨一道用古不必太拘每作一圖必名之曰做某家與古人肯綮氣味毫不相涉則去古遠甚此幅與大癡用若離若合之意發渾厚華滋之氣不知於中有少分相合處假令二老見之能博其撫掌一笑否康熙壬辰中秋

題做范中立

范中立溪山行旅圖取正面雄偉見其巖巖氣象茲取側面亦是一法

麓臺題畫稿終

東莊論畫

太倉王 昱東莊著

余性無他嗜幼耽六法年弱冠時就正於家麓臺夫子猥蒙極口稱賞後負笈至都侍硯席獲聞緒論至詳且盡甲子長夏追憶師傅參以心得偶有所觸隨筆漫書爰作論畫三十則非敢云金鍼之在是學者由此參之庶不爲歧趨所惑爾

余侍麓臺夫子三年頗得其傳前此得知而不能行蓋未到熟外熟境地故胸中粘滯用意用筆終未得灑落之致雍正壬子秋七月抱疴臥床靜參畫理恍悟粘滯之非病起點染覺熟境漸臻如醉初醒如夢初覺吾師苦心指示而今方得真詮也

吾夫子自幼明敏初落筆便有書卷氣蓋生而知之直接董巨倪黃衣鉢常人由學而知必須讀書以明理游覽以廣識苦心探索循習有年亦可到神明地位

嘗聞夫子有云奇者不在位置而在氣韻之間不在有形處而在無形處余於四語獲益最深後學正須從此參悟

學畫所以養性情且可滌煩襟破孤悶釋躁心迎靜氣昔人謂山水家多壽蓋烟雲供養眼前無非生機古來名家享大耋者居多良有以也

學畫者先貴立品立品之人筆墨外自有一種正大光明之槩否則畫雖可觀卻有一種不正之氣隱躍毫端文如其人畫亦有然

士人作畫第一要平等心弗因識者而加意揣摩弗因不知者而隨手敷衍

學業精進全在乎此

畫中理氣二字人所共知亦人所共忽其要在修養心性則理正氣清胸中自發浩蕩之思腕底乃生奇逸之趣然後可稱名作

未動筆前須興高意遠已動筆後要氣靜神凝無論工緻與寫意皆然

學畫最要虛心探討不可稍有得意處便詡詡自負見人之作吹毛求疵惟見勝己者勤加諮詢見不如己者內自省察知有名蹟徧訪借觀嘯吸其神韻長我之識見而游覽名山更覺天然圖畫足以開拓心胸自然邱壑內融衆美集腕便成名筆矣

畫雖一藝其中有道試觀古人真蹟何等章法何等骨力何等神味學者能深造自得便可左右逢源否則紙成堆筆成冢終無見道之日耳

翰墨中面目各別宜其品有二元氣磅礴超凡入化神生畫外者爲上乘清氣浮動脈正律嚴神生畫內者次之皆可卓然成家名世傳世

作畫先定位置次講筆墨何謂位置陰陽向背縱橫起伏開合鎖結迴抱勾托過接映帶須跌宕欹側舒卷自如何謂筆墨輕重疾徐濃淡燥濕淺深疎密流麗活潑眼光到處觸手成趣學者深明乎此下筆時自然無美不臻氣骨古雅神韻秀逸使筆無痕用墨精彩布局變化設色高華明此六者覺昔人千言萬語盡在是矣非坐破蒲團靜參默悟腕底豈能融會斯旨

未作畫前全在養興或觀雲泉或觀花鳥或散步清吟或焚香啜茗俟胸中有得技癢興發即伸紙舒毫興盡斯止至有興時續成之自必天機活潑迥出塵表

位置須不入時蹊不落舊套胸中空空洞洞無一點塵埃邱壑從性靈發出  
或渾穆或流利或峭拔或疎散貫想山林真面目流露毫端那得不出人頭  
地

運筆古秀着墨飛動望之元氣淋漓恍對嵐容川色是爲真筆墨須知此種  
神韻全從朝暮四時風晴雨雪雲烟變滅間貫想得來

絕處逢生禪機妙用六法亦然到得絕處不用着忙不用做作心游目想忽  
有妙會信手拈來頭頭是道

畫有邪正筆力直透紙背形貌古樸神彩煥發有高視闊步旁若無人之概  
斯爲正脈大家若格外好奇詭僻狂怪徒取驚心炫目輒謂自立門戶實乃  
邪魔外道也初學見識不定誤入其中莫可救藥可不慎哉



自唐宋元明以來家數畫法人所易知但識見不可不定又不可着意太執  
惟以性靈運成法到得熟外熟時不覺化境頓生自我作古不拘家數而自  
成家數矣

有一種畫初入眼時蠱服亂頭不守繩墨細視之則氣韻生動尋味無窮是  
爲非法之法惟其天資高邁學力精到乃能變化至此正所謂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飾淺學焉能夢到

又一種位置高簡氣味荒寒運筆渾化此畫中最高品也須絢爛之極方能  
到此

用筆要求轉束不可信筆蓋信筆則頓挫皆無力矣善於用筆者一轉一束  
皆成意趣

清空二字畫家三昧盡矣學者心領其妙便能跳出窠臼如禪機一棒粉碎  
虛空

凡畫之起結最爲緊要一起如奔馬絕塵須勒得住而又有住而不住之勢  
一結如萬流歸海要收得盡而又有盡而不盡之意

畫之妙處不在華滋而在雅健不在精細而在清逸蓋華滋精細可以力爲  
雅健清逸則關於神韻骨格不可強也

寫意畫落筆須簡淨布局景務須筆有盡而意無窮

位置落墨時能於不畫煞處忽轉出別意來每多奇趣正如摩詰所云行到  
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是也

麓臺夫子嘗論設色畫云色不礙墨墨不礙色又須色中有墨墨中有色余

起而對曰作水墨畫墨不礙墨作沒骨法色不礙色自然色中有色墨中有墨夫子曰如是如是

作畫時即偶然酬應皆不可輕率蓋每寫一圖必有着精神處蓋率意草草此最是病

巨幅工緻畫切忌鋪排用意處須十分含蓄而能氣足神完乃爲合作

青綠法與淺色有別而意實同要秀潤而兼逸氣蓋淡妝濃抹間全在心得渾化無定法可拘若火氣眩目則入惡道矣

東莊論畫終

(B)

908.1

4435

1936

v.1

no.2

~\* 1

0376507

**(B)**  
**908.1**  
**4435**  
**1936**  
**v.1**  
**no.2**  
**pt.1**